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守令

此一類皆
吏治所需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

治猶未至也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以此思之
士而盜者
多矣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

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清克潔，慙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墮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

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貲助邊天子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縵氏令縵氏便之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
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
論議之徒豈不誼譁盍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
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
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
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
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
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

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留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朱浮上光武皇帝疏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淩淩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虎今雖天同既滅六國

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所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
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
於久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
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
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
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

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
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不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素
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
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
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護譽。拘檢者羅毀。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未。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恣濫
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火膏不消
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
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
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
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
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召送進事
歷不細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
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左雄上孝

順皇帝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

擇其人則
可容高非
其人則宜
誅劾

野為痛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
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
有為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
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
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
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
所以明朝廷也。

王嘉擇
賢疏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辭辨稱嘗
詣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為劇縣晏曰唯欲宰縣不為

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帛，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舉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比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歡

服號爲獨立君。

宣宗時于延陵爲刺史。又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
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
近習未嘗見其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
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
間間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
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
見乃起入宮令狐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
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遷敘太濫縣令非才士悉
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

八續集卷之九十五
十
餘二百人。不入策。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論惜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墉爲堯州路總管。俗尚鬼。墉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

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
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
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
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
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
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
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故輒以璽書勉厲，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漢班固循吏傳

倪寬爲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

繫車最奸
隨書不可
枉過

黃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廼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長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

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
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寡貧窮
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
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
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
民見者語次尋釋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
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

不如是伺
以不下堂
而知

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
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
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

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羞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其亭豬子可以祭。吏徃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第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餼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内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循良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遂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廬。五十本葱。

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秋、冬、課收、歛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闢、凡數十、

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
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
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
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
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
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
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
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
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
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
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
祠祭至今不絕

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
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
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
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
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
之鄉縣于是奸吏踴跡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宐令天
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
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
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
寵甚異

到虎捨官
可以爲政

肥親好眼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
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
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
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
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椽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
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
郡國曠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椽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
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二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所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于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乎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宋均爲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

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吳祐爲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

手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緘而死。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領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蚤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黍弧蒿矢，以射兔首，每

昆知治民
而不知免
患服社孫
非佳事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舉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迹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嶠黽驛道多虎突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實訥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南陽太守杜詩致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繫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
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
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
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止直甚敬憚之司刑丞
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
不可徃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
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
狀上日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

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知解吾言邪？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祭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苟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

此兩判可
大用

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宣宗校獵于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莫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

除君奭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

系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欵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六

經濟編

臣類

仕進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

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
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疆行者耳故詬莫大
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
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
說秦王矣

宋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
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
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
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胛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

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丞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之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王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進曰以
笑何須
蘇子

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逃奏之逃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
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
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
牢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
離身衣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仕難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
曰聞竇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
爲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

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爲祕書監

韋澳嘗奏事宜宣宗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

擇君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間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施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此。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詭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罷曰前
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濶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嘗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豈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
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自售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
羗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
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
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
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
護羗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河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緒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官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帝不能用

漢皇甫規上
順帝封事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
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士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造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言契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淑都
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
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弋之術，或有
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
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
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
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
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
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

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雖力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枝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徵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弃餐奮袂攘社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岷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

文情斐然
有斷割當
時第一手

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
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
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
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
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
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
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
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何況魏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
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
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
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
燭末光增暉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
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
則幸矣

魏曹植求
自試表

初見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
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

八
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主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
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至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
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
監。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
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
衡。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功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定衆者其官大。能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
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
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
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
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
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
綠梁有縣蒸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
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
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人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懷戾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
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
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
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
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
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
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
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
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
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
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
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
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書伏。至於陵水。無以餽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

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國辟遠寡人息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雖借非車
而收暢得
之亦在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蹠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若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支子爲之。」大臣作亂，支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幣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疆則附，趙疆則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水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

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

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
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
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夾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代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
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
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其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
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

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始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土。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惟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裊，犯白刃，蹈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徃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以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言此古今
翻案第一
字也

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革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四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下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鄒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旣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

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陳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與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
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感懷
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威

其言乃徵超還

超，妖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

致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
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
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
顧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徵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
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誤其身，猶
有此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
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
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

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卽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位以銓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斯言過矣辭必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

蔡澤退而免患。侯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卻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馬琦曰。古人謂凡貴當可使賤。如卿不可退安。所稅駕哉。此論欲退身而不敢者。士至不

唐李德裕退身論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
正罷又曰望復位日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
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卽
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
所屬也

神宗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
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
刺史闕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公司長吏歲時以朕

意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於玉津園先是遼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八編類纂